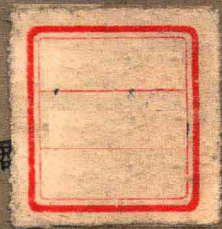


國學小叢書

楚詞新論

謝无量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 楚詞新論

## 第一章 緒論

中國學術，在春秋戰國之時，隱隱就有南北兩派。文學上也是一樣。不過北方文學，發達較早，南方文學，發達較遲。這種痕跡，往往被人忽略了。

楚詞是代表南方文學一部最古的書，屈原自然是楚詞這種文體開創的人。所以要研究楚詞，先要研究屈原那時候南北思想的異同是怎麼樣。

孟子許行章，頗能表示當時南北思想之衝突，今把他寫在下面，來做我們研究的根據。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民。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履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

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禹疏九河，……然後中國可得而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

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鴟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下略）

許行不過南方學者之一，他的學說，暫且不去批評他。單看孟子那樣稱贊陳良，說他以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北方的學者，也不能比他好。孟子自然是以承繼北方學統自命。他於批評許行學說以外，著實說些堯舜禹稷的功德。又說陳良所悅是周公仲尼之道。這都是北方學統的代表人物。又看他批駁許行不算，還要那種痛罵楚國，說甚麼『南蠻鴟舌之人』，『用夷變夏』說甚麼『荆舒是懲』

可見當時南北學派，已有對峙的形勢。南方學者的來源，又多半在楚國。所以孟子那樣恨他哩。

南北學派的區別在那裏，現在祇能說他的大概。北學是到孔子的時候纔集其大成。他們崇拜的人物，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他們所講的是仁義。南學的發動者，恐怕就是老子。以後流爲許多學派。他們總要同北派立異。（譬如北學講堯舜以後，南學就要推到堯舜以前，如許行要講神農，老子一派道家要講黃帝，也是一個例子。）簡單說起來，北學好比一個守舊黨，他們要保存古來聖帝明王的遺法，回復周公的舊典。南學好比一箇革新黨，他們主張破壞舊思想，用新的方法，來改造社會國家，不過他們所用的工具，不是一樣，總之都和舊派反對就是了。在善讀古書的人，大概都容易發見這個證據，曉得這個分別。南學有時候也

說堯舜周公也說六經但他們的解釋總與北學不同

北派的發祥地，自然是魯國。他們的開山祖師，就是孔子。他的門弟子很多。

後來成爲儒家一派。戰國時候，儒家的巨子，總算孟子荀卿。孟子是純粹北派正宗，荀卿就多少有些南方化了。南派的發祥地，却是楚國。他們的開山祖師是老子，以後直接間接流爲許多學派。都是攻擊儒家，和北方派學者反對的。

近來有說戰國時諸子都是出於老子的。

如廉江江瑛讀子厄言之類

我們也不必完全

替他附會。但是淵源確鑿的，也實在不少。老子是南方最大的學問家，所以這些持異說的，直接間接都要與他有些關係。楚國是南方最大的國。所以這些持異說的，都要直接間接跑到楚國。這是事實上容易找得出證據的了。

我們且看孟子荀子書上所最不滿意的當時一般學者是些甚麼人？孟子

極力詆毀楊朱，墨翟，及公孫衍，張儀。荀子非十二子及解蔽，天論，諸篇所攻擊的，有老子，莊子，墨翟，惠施，鄧析，申不害，慎到。

其餘不大流傳的數家不算

我們將他分析起來，老

子楊朱莊子是道家，墨翟是墨家，公孫衍張儀是縱橫家，惠施鄧析是名家，申不害田駢慎到是法家。可見這幾家都是與北方固有思想不同的。現在且研究這

## 幾家同楚國的關係。

(一) 道家 老子楚人。莊子楚人。這是無可疑的。楊朱是老子弟子。他們問答篇

之謂可知

(二) 墨家 墨子魯人或楚人。畢沅以爲楚人，孫詒讓以爲魯人。莊子說有南方墨者

(三) 縱橫家 出於鬼谷子。張儀蘇秦，俱是鬼谷弟子。皇甫謐說鬼谷子楚人隱鬼谷山

(四) 法家 法家本淵源於道家。至商鞅始立法家規模。但商鞅的老師是尸佼。也可以說法家出於尸佼。史記孟荀列傳言楚有尸佼。劉向別錄同。向序荀子。謂尸子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以後申韓慎到，都是淵源於尸佼商鞅了。慎子相嘗爲楚子相

(五) 名家 名家實出於墨子辯經。其後流爲別墨。莊子天下篇說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屬，與南方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信論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舛偶不侔之辭相應。這就是敘墨辯流

爲名家的淵源。所指的南方，大約就是楚國了。魯勝墨辯序說，墨子立名本，公孫龍惠施祖述其學。現在名辯可見的，祇有公孫龍惠施二家。公孫龍大約是北墨，惠施大約就是南墨。惠施常和莊子往來。恐怕也是楚國的人。舊說

惠施是魏人，恐係因他曾爲魏相的緣故，不足信。

這已上和北方思想反對的五家。細看起來，都同楚國有些關係。墨子雖不能確定他爲楚人。但是他常往來於宋楚之交。宋這個地方，是南北的樞紐。也是當時異說交會之區。莊子平時不大出來游歷。他同惠施似很密切。故疑惠施也是楚人。當時南北兩派，界限是極分明的。你看孟子那樣詆毀南人。北學的巨子，亦不輕易爲南方所容納。荀卿晚年游楚。春申君直到滅魯以後，纔用他爲蘭陵令，以爲他是個舊學先生，於這地方最爲人地相宜了。北學巨子是指儒家一派，其餘北人而治刑名法術之學者則是早已同化於南方學派了。

南北學術思想，既如此不同，在文學上也是一樣。北學所尊奉的六經，就只



楚

詞

新

論

有詩經一種是詩歌。他所采的詩都限於北方。我們拿十五國風來考證。周召王、幽、是周室的王畿。其地在今陝西、甘肅、河南的一部。內有湖北邊地。一小部衛國（包括邯鄲、衛風）在今直隸山西。鄭國在今河南。齊國在今山東。晉國（包括唐、風、魏、風）在今山西。秦國在今陝西境內。陳、檜在河南。內有湖北一小部分曹國在直隸山東。此外魯國亦在山東。這樣看來，幾於全部都是北方的作品。那時楚已是大國。獨未采有一詩，不知何故，到了戰國以來，楚的區域更加擴充了。所有江漢、荆湘、吳越、淮泗，都是楚國的範圍。論他的國力，當然可以代表南方。他學術的發展，又矯然與北方不同。講到詩歌根於人心，也應當有一種獨立的特質，能顯示南方民族文學的思想。這時候纔有屈宋那種創造的文體，為順應時代精神自然的產兒。後人加以楚詞之名。拿他來對抗北方十五國風，真是確當而無愧色了。

講到楚詞的創造人物。大概祇有屈原。其餘不過配角罷了。然自來楚國的文體，恐怕就有些與北方不同。屈原纔適用那種體格音調，寫出離騷等大篇。所

以後人就推他爲楚詞之祖了。且看老子是楚國著書較早的人。他那文體，有許多地方，很像詞賦。今引一段在下面：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哉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垂垂兮若無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其母。

再看越絕書吳越春秋中的詩歌，雖或者都是出於僞託。然很少像國風那種整齊的詞調。大概也是模仿南方固有的詩體。說苑那書，較爲可信，內中有一篇越歌而加以『楚說』的：

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劉向加以『楚說』二字，證明他是由越歌而譯成楚國詩體的。其音調真與楚詞不殊。可見當時普通詩歌體裁，就是如此。

北方文學的代表那部詩經。他本來是國家學校裏用的教科書。看他格律何等整齊，楚詞的文句，就多不規則了。詩經說甚麼賦比興風雅頌六義，却是毛義罕有直指賦體，楚詞就直是以賦爲主了。六義之中，雅頌是頂莊嚴典重的體格，楚詞就全然漠視這種意味了。楚詞雖有橋頌與詩經頌義全沒相干今再將詩經和楚詞的異同約略比較：

- (一) 詩經以四言爲主，楚詞文句參差不一。
- (二) 詩經章節有定，千篇一律。楚詞溢出規矩，任意變化。
- (三) 詩經重在風雅頌，楚詞全沒風雅頌。
- (四) 詩經說甚麼王者之化，后妃之德，楚詞全沒這些。
- (五) 詩經所尊重的，是人間庸俗的道德，楚詞所尊重的，是超人間的思想。

(六) 詩經的神，是天神地祇，楚詞的神是江妃山鬼。

(七) 詩經是溫柔敦厚，婉而多諷。楚詞是露才揚己，顯暴君過。班固說

(八) 詩經昭事上帝，楚詞就要問天。

(九) 詩經有懷舊俗的意思，楚詞有創新國的意思。

(十) 詩經的精神，是柔性的，他化的。楚詞的精神，是剛性的，自決的。

總之詩經的好處，不是楚詞的好處。楚詞的好處，不是詩經的好處。詩經和楚詞是不同的，南方文學的思想，和北方文學的思想是不同的。他們各有他們的歷史，各有他們的環境，是不能併爲一談的。後來批評註釋楚詞的人，或者用北方的思想來解釋他。或者用詩經的精神來範圍他。豈不錯了。現在所以要作這部楚詞新論。將他來細細研究一下。

## 第二章 屈原歷史的研究

屈原是楚詞之祖，要研究楚詞，第一就要研究屈原。

『屈原是誰？』這個問題，古來並不發生。現在纔彷彿有這個話。

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時候，見著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詞新解給我，說『屈原並沒有這人。』他第一件說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是不對的，細看他全篇文義都不連屬。他那傳中的事實，前後矛盾。既不能拿來證明屈原出處的事蹟，也不能拿來證明屈原作離騷的時代。那些選古文的人，差不多箇箇都選這篇不貫氣的文章，認他神韻最好。真是瘋子。他第二件拿經學的眼光，說楚詞是詩經的旁支。他那經學上的主見，以為詩經本是天學。所講都是天上的事，自然楚詞也是一樣。所以有那些遠游出世的思想，和關於天神魂鬼的文詞。也是適用詩經應該有的法度。這種廖先生所創的特別經學系統，我們不敢批評。但他的說法，實在比匡衡所說的齊詩，還新奇得有趣。我當時自然也就解頤了。他第三件說離騷首句『帝高陽之苗裔』是秦始皇的自序。其他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史記『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

令樂人歌弦之。』始皇三十六年這就是廖先生的根據。但平空在文學史上去了一箇屈原，加了秦始皇或秦博士。豈不連楚詞這箇楚字，也要推翻了嗎。

廖先生所說的第二件，第三件，或者是我們不懂，或者是我們找不出法子來證明，且不去議論他。但他所說的第一件，是很有意思的。我們研究楚詞的人，自然應當先研究屈原的歷史。我一箇月以前，看見北京努力週報的讀書雜誌上，有胡適之先生的一篇『讀楚詞』。他也對於屈原這人的有無，有些懷疑。他第一段就是批評史記的屈賈列傳，好像與廖先生的說法差不多。今列在下面。屈原是誰？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問過的。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麼人，並且要問屈原這箇人究竟有沒有。爲什麼我要疑心呢？因爲：第一史記本來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列傳，尤其不可靠。（子）傳末有之，『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司馬遷何能知孝昭的諡法？一可疑。孝文之後爲景帝，如何可說『及

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丑)屈原傳敘事不明。先說『王怒而疏屈平。』次說『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王悔追張儀不及。』又說，『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又說，『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流放，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又說，『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既疏了，既不在位了，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並不曾說『放流』，出使於齊的人，又能諫大事的人，自然不會被『放流』。而下面忽說『雖放流』，忽說『遷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諫的話。『何不殺張儀』一段，張儀傳無此語，亦無『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懷王拿來換張儀的地，此傳說是『秦割漢中地』，張儀傳說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說是『秦分漢中之半』，究竟是漢中是黔中

呢？四大可疑。前稱屈平，而後半忽稱屈原，五大可疑。

胡先生的疑點，都很有道理。但是他『讀楚詞』的第二第三兩段，也並不堅執屈原必無其人。不像廖先生那種絕對的。不過他們對於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是同樣的懷疑就是了。總之懷疑史記是一事。屈原的有無又是一事。就是史記都不對，也不能說屈原這個人完全沒有。況其中恐怕還不無研究的餘地嗎！

大凡批評一種書，其觀察點也分兩派。一派叫做流別派。一派叫做校勘派。如乾嘉以來王念孫父子那一派，就是校勘派。章實齋那一派，就是流別派。校勘派注重的是文句，流別派注重的是源流。兩派各有所長，也要互相爲用。不用校勘派的方法是正文字。則古書章句舛謬，義解不明，不能引起向上的研究。不用流別派的方法考證源委，則古代思想之來歷，需要變遷，不著。不能實認一種學術之系統及價值。所以校勘派能減少學者渾樸的盲從，流別派也能解決學者暗昧的疑竇，二者都是不可相離的了。上面所引『讀楚詞』那一段，正是適用校



勘派的方法。因為要答復屈原這人究竟有無的問題。所以不能再用流別派的方法，將這問題，加以觀察。

假令我們要批評史記這部書，第一先要曉得這書編集的時候是怎麼樣。第二先要曉得這書流傳的時候是怎麼樣。如果史記這書靠不住，與史記同時代的那些書也都靠不住。因為他們編集時的情形，和流傳時情形，應該同史記差不多的。我們不能單單責備史記了。

講到編集的情形。無非先要搜羅一種材料。若論史料的徵集。在春秋時候，那種為難的情形，就是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了。這雖是古今通義，然在太史公的時候。書禁不過纔開，古書尚未全出。對於所傳聞世的人物。考證尤不很容易。他同時並存異詞，也是有的。所以史記書中，往往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講到流傳的情形。那時候的書，都不免有爲人所雜亂或增補的。這是一部份關於心理，一部份關於事實。關於心理的，是古人立言，所以爲公，並不大有據